



# 《曼斯菲尔德庄园》的戏剧话题与小说叙事的关系

刘霞敏

(四川外语学院 国际商学院,重庆市 400031)

**摘要:**简·奥斯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用了较大篇幅来处理戏剧话题,戏剧话题同时也具有叙事功能,具有故事情节的性质,演绎人物性格特征,制造冲突,进行文化批评,等等。奥斯丁以对戏剧话题的卓越处理,为小说叙事实践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奥斯丁;《曼斯菲尔德庄园》;戏剧话题;小说叙事

**中图分类号:**I561.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8)04-0175-04

《曼斯菲尔德庄园》(以下简称《曼》)一问世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这部小说与奥斯丁常用的手法不同,用了较大篇幅处理戏剧话题,从第12章到第20章主要讲述排演德国戏剧家科泽比的《情人的誓言》这一事件。在各种关于《曼》的评论中,人们用“戏剧”、“戏剧性”、“戏剧主题”等不同说法界定文本中关于戏剧的章节及内容,但都无法概括到位。这一关于戏剧的章节具有文本的多面性,毛姆、特里林和洛奇等人援用小说文本中的theatricals一词进行讨论,主要是从道德观角度对作品中托马斯爵士反对在曼斯菲尔德上演戏剧一事进行解读,theatricals一词指业余性质的戏剧演出,强调的是人物在作品中排练并准备上演戏剧的事件。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则用了theatrical theme,译成汉语是“戏剧主题”,但此处与普通意义上所说的作品主题并不等同,平常我们所说的主题是指作品揭示出来的中心思想或折射出的某些哲理或观点。但是,纳氏所讲的并不是要从该意义上强调奥斯丁作品中的主题,而只是在讨论《曼》中关于人物排演戏剧的故事内容。约瑟夫·利特瓦克用theatricality一词,主要强调作品中戏剧的内容如何流露了奥斯丁在作品中通过戏剧内容来构建自己的戏剧观,即作品中关于戏剧的主题。可以看出,纳博科夫的theatrical theme只是关于戏剧内容的“话题”,而利特瓦克的theatricality则指作品披露的“戏剧主题”。为了避免用词不同带来的混乱,笔者采用“戏剧话题”一词,主要是如同纳博科夫那样,把这些章节看

成一段特殊的“文本”或“话题”,重点是强调这一部分在整部小说叙事中的核心或关键作用。此外,笔者的讨论只限于《曼》,在文章中不使用“母题”一词。

人们对《曼》的评论,都免不了要谈及其中的戏剧话题,多数观点都是强调其所涉及的道德内容。笔者认为,戏剧话题对小说的叙事起到了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尽管现有评论或多或少论及了戏剧话题在作品中的叙事功能,但除纳博科夫以外,人们从总体上都倾向于对戏剧话题引起的道德问题进行讨论,而总体上看,对戏剧话题与小说叙事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被忽略了,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梳理和探讨。

《曼》中的戏剧话题在小说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从第12章到第20章,围绕年轻人在曼斯菲尔德排演《情人的誓言》而展开。从上演戏剧的起因到剧本的确定,从演员的分配再到行动的终结,都是曼斯菲尔德人的话题。尽管埃德蒙和范妮都反对在曼斯菲尔德上演这出戏,但他们自己也不自觉地被卷入到了这场戏剧风波中。尽管托马斯爵士的归来使上演成为泡影,但奥斯丁用她那充满魔力的语言,对作品的戏剧话题进行了完美的演绎。作品中的戏剧主题“恰好成为一段极富戏剧性的剧终余兴”<sup>[1]25</sup>。

其中的戏剧话题同时也具有故事情节的性质。这一戏剧话题的演绎其实就是故事情节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戏剧话题在这一特殊文本中是与故事情节重叠交叉的,二者互为存在的条件。笔者认为,这一主题与小说的叙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因在于其本

\* 收稿日期:2008-03-20

作者简介:刘霞敏(1956-),女,湖南沅陵人,四川外语学院国际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英国文学。

基金项目:四川外语学院2006年度科研项目“奥斯丁小说艺术研究”(SISU200607),项目负责人:刘霞敏。

身就是情节。从叙事学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如果像什克洛夫斯基那样把情节看成“讲故事的过程中所用的所有技巧的总和”<sup>[2]33</sup>，那么，《曼》中的戏剧话题就是技巧总和中的一种具有特殊性质和独特叙事价值的技巧。法国结构主义学派同样十分强调情节在作品中的重要地位，如布雷蒙就认为在探讨情节时应着重研究每一功能为故事的下一步发展提供了哪些可能性<sup>[2]35</sup>。小说家们在创造或虚构情节时是有讲究的。不同情节在作品中的存在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内在的原因。显而易见，戏剧话题是奥斯丁刻意虚构的特殊情节，而戏剧话题的使用对奥斯丁来说是一种叙事内容的选择，是作为讲故事的重要环节，是一种叙事策略。虽然戏剧话题主要出现在小说第12章到20章，但在整部小说的叙事中，它处在关键的位置，为以后的叙事作了铺垫。西比尔·罗森菲尔德等评论家把这些关于戏剧的章节看成是“这一本书的中心”<sup>[3]</sup>。此外，戏剧话题既然是一种情节，那么它就免不了与其他小说因素之间产生各种互动关系，如小说中的冲突和小说叙事的交际功能等因素都与小说情节有着内在的联系。

作品中的戏剧主题开始于第12章，正是青年们热衷于社交的时节，刻薄的托马斯爵士仍然还在安提瓜，距离他回国的日子还有13个星期，年轻人可以无拘无束。在托马斯爵士回到曼斯菲尔德之前，在时间上有一段空缺，必须有内容来维持叙事的进行，因此，接下来讲述什么是奥斯丁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她不可能干巴巴地让曼斯菲尔德的人们等待托马斯爵士的归来，也不能安排托马斯爵士马上回家。如果爵士马上回到曼斯菲尔德，那整个故事可能变得索然无味，结果可想而知。因此，戏剧话题是奥斯丁采用的最为恰当的内容，奥斯丁就通过引进戏剧话题来更好地维持故事的发展，这一话题的引进反过来也使奥斯丁有足够的篇幅来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是作家刻意对情节发展的操纵。当然，这一部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强加到故事当中，而是非常自然地融入到小说的文本之中。

从理论上讲，情节就是演绎人物性格特点、表现人物思想的小说要素。戏剧话题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关系也就在其中。既然这里的戏剧话题同时也是具有情节性质的内容，那么，这些关于戏剧排练的章节就与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曼》是一部关于女主人公范妮成长的故事，奥斯丁基本上是按照时间顺序在讲故事，范妮成长的细节都是作家一步一步展现出来的，其成长的速度也因此得到控制。而戏剧话题发生的时间正好是范妮成长过程中

的一个重要阶段，不论在身体上还是在思想上，范妮的成长都产生了一个飞跃。一方面，奥斯丁通过他人对范妮的审美来体现她在外貌上所发生的变化，开始是一个没有见识的丑小鸭，后来变成了众人羡慕的白天鹅。甚至连古板刻薄的托马斯爵士都把她视为掌上明珠。另一方面，奥斯丁通过人物对是否赞成上演戏剧的看法和讨论来体现范妮在思想上的成熟。曼斯菲尔德的人们几乎都赞成排练并上演《情人的誓言》，但只有范妮和埃德蒙不赞成，这说明范妮在思想上已经走向成熟，开始有了独立的意识，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主见，思想上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在戏剧话题这一特殊的情节中一步一步演绎出来。

通过戏剧话题，读者可以看到情节与人物刻画之间的内在关系，也就是情节在人物性格刻画中所起的作用。要在曼斯菲尔德排练和上演《情人的誓言》，角色的分配势在必行。奥斯丁在描写角色分配这一事件上花了很大的篇幅，因为她企图通过这一事件来反映人物的心理和性格特点，反映曼斯菲尔德的年轻人在社交活动中的七情六欲。比如，在曼斯菲尔德的现实生活中，亨利·克劳福德的心上人是玛丽亚，而他得到的角色正好能够使他经常与玛丽亚在一起，可以假戏真唱，这样的角色使他暗自欢喜。耶茨却为自己心仪的人儿朱丽亚找不到好的角色而烦恼；朱丽亚则为争夺一个角色而焦躁不安。角色分配的过程显露出了人物细微的心理活动，人物在行动或事件中受各自的情感和欲望所驱使。戏剧话题这一部分作为叙事文本的典型将奥斯丁叙事的艺术性体现于读者与文本的对话之中。也就是说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地吸引着读者，牵引着读者的心理。读者观看这一场戏的排练，心中同时会期待着戏剧话题的进一步发展，盼望着该戏剧的最终演出。奥斯丁用这一特殊的戏剧事件来激发、维系读者的好奇心。正如纳博科夫所说：“艺术之神的安排将使小说中人物之间的真正关系通过剧中人物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sup>[1]27</sup> 奥斯丁没有让演员们直接进入排练阶段，而是让他们在分配角色时争论不休，作家通过事件在控制故事的发展。比如托马斯爵士的性格，读者对他的古板早有所知，他反对在曼斯菲尔德演戏这一事实本身就体现了他的性格。

既然戏剧话题是小说的中心，那么它在整个小说叙事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关键。戏剧话题使曼斯菲尔德与外界建立了往来关系。尽管曼斯菲尔德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但它仍然是英国的一部分。将曼斯菲尔德有机地融入到整个英国的人文环境之中，将这一虚构的小说场景从地缘上与英国社会的大背

景融合起来,都必须通过细节来实现,也就是通过情节的功能来实现,这就使虚构符合现实逻辑。很明显,奥斯丁是通过人物的引进来建立曼斯菲尔德与外界联系的,而人物的引进又是对戏剧话题的引进,这说明戏剧话题在小说叙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时刻安排耶茨来曼斯菲尔德做客,主要是为了虚构戏剧话题,耶茨是这一话题的导火线,他因不能如愿参加戏剧聚会而沮丧不已。来到曼斯菲尔德以后,耶茨不厌其烦地给这里的人讲述他前面的排练,这激发了人们对戏剧的热情,也导致了亨利·克劳福德提出上演戏剧的提议。戏剧话题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引进到了整个小说叙事之中。耶茨作为汤姆的朋友,应邀来曼斯菲尔德做客符合情理,他的到来一方面使戏剧话题在叙事中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暗示着曼斯菲尔德与外界之间存在着某些关联。耶茨是《情人的誓言》中最后一个退场的演员,他似乎是永远地从曼斯菲尔德消失了,但这一人物为后来小说的结局埋下了伏笔。在小说快要接近尾声时,朱丽亚与耶茨私奔到了苏格兰,这也是奥斯丁刻意安排的结局。在奥斯丁看来,人人都应该在婚姻上找到美满的归宿,朱丽亚与耶茨的私奔无疑也是奥斯丁理想婚姻观点的流露。这一结局进一步证实了情节的操纵在叙事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我们把小说中的戏剧话题与朱丽亚和耶茨的私奔这两个事件联系起来,就能体会到奥斯丁在小说虚构中严密的思维逻辑。正如戴维·洛奇所指出:“戏剧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被置于显著的位置,因为它们制造了一种情景,涉及到书中所有的重要角色,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助于作品本身对社会与道德价值之间微妙的关系的完整而细致的处理。”<sup>[4]</sup>这不仅暗示了戏剧话题在揭露主题时的作用,而且说明了行动与事件在故事发展中所起的细微作用。

《曼》中戏剧话题与小说叙事的关系同时还体现在冲突的创造中,小说中的冲突一定程度上是通过戏剧话题来创造的。戏剧话题中的冲突存在于排练戏剧这一行动的过程中,即存在于读者对戏剧在曼斯菲尔德上演的期待中。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在心理上期望着《情人的誓言》上演以及因此带来的影响,可结果由于托马斯爵士的归来使戏剧话题成了剧终余兴。似乎曼斯菲尔德的人们为上演戏剧所做的一切都是奥斯丁将剧终余兴置于前景所采用的叙事策略。

如果把作品叙事设为一个坐标,把情节和事件看成是不断变化的指数,那么其显示的情节变化结果就具有起伏和曲线。戏剧话题从其引进到人们的参与,再到演出受阻,是一个缓慢演绎的过程,也是不断制

造冲突和悬念的过程,而最后托马斯爵士的突然归来和他对排练的阻止使戏剧话题达到高潮。如果将这一事件看成一个独立的部分,其叙事同样经历了一个从“上升的行动”(rising action)到“高潮”(climax)再到“下降的行动”(falling action)的过程。Rising action 是人们为演戏所做的一切,climax 是托马斯爵士对演出的终止,也就是作者在制造各种小小的冲突来为 climax 服务。如果只将这部分视为整个作品的一个部分,可以将这部分中的 climax 定义为“次高潮”(sub-climax)。戏剧话题作为情节,在《曼》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因此,这部分在小说叙事坐标中的曲线会显得尤为突出。

然而,尽管戏剧话题这一部分在小说叙事坐标中所产生的曲线十分突出,它在整部小说中只是其中一个部分,在理解《曼》的叙事结构时还必须有意地观察叙事坐标中代表其他部分的曲线。小说的高潮部分并不令人惊心动魄,但整个作品的叙事进程充满巴赫金式的狂欢化气氛,却能激发读者的阅读欲望,使读者期待小说高潮的出现,奥斯丁通过制造一个又一个冲突来吸引读者眼球。而戏剧话题作为情节,将冲突的制造贯穿到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行动和事件之中,体现了作家在制造冲突方面的艺术水平。

要理解《曼》中的戏剧话题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内在关系,必须进一步强调《情人的誓言》这部剧作与小说之间的主题关系。从结构上看,戏剧话题在这部小说中属于嵌入式写作,导致奥斯丁采用嵌入式写作的原因则是我们探讨戏剧话题与小说叙事的关系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自伊丽莎白时代以来,戏剧在英国社会生活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奥斯丁生活的 1775 年至 1817 年间,英国乡村经常有戏剧上演,正如作品所描写,戏剧话题折射了当时英国乡间的社会文化生活状况。奥斯丁曾观看、阅读并参加过多部戏剧的演出,“奥斯丁的大部分社会生活在戏剧化的空间中表现为仪式的形式”<sup>[5]</sup>,这“强调的是一种具有戏剧风格的文化”<sup>[6]</sup>。在其后的在维多利亚时代,有许多小说与戏剧话题有关,被称作“戏剧小说”。奥斯丁被认为是“戏剧小说”的开山鼻祖,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 1814 年《曼》中的戏剧话题,其中流露出来的戏剧风格的文化是整个英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奥斯丁来说,戏剧话题作为一种叙事具有文化批评的功能。查特曼把《曼》归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戏剧小说”行列,认为“戏剧小说使戏剧风格与家庭理想之间的联系戏剧化”<sup>[7]</sup>。克拉克认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曼》是奥斯丁极具雄心的小说,在作品中

她期待的是英国礼仪的改革或“改进”，并因此而改进民族的真实性格<sup>[8]</sup>。对奥斯丁为什么要选择《情人的誓言》，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和猜想，玛丽莲·巴特勒认为奥斯丁的“主要目的是作为一种对《情人的誓言》中松散的道义的抗议”<sup>[9]</sup>。泽利科维奇却强调，“更近的一些评论家，尽管并不苟同巴特勒关于戏剧与小说之间点对点的联系，却都认为《曼斯菲尔德庄园》是在攻击科泽比的戏剧”<sup>[9]</sup>。泽利科维奇的评论发表于1983年，而早在20世纪50年代，纳博科夫就提出了相反的看法：“奥斯丁小姐选择这个剧并不是因为剧本本身很不道德，而主要是因为该剧中的一组关系复杂的角色特别适合小说的需要，便于在她的人物中分配。”<sup>[1]</sup>奥斯丁的选择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戏剧话题或多或少揭露了奥斯丁本人对科泽比《情人的誓言》的看法。该剧1798年10月11日在伦敦科文特园首演，在整个英国引起了轰动<sup>[10]</sup>。正如爱德华·怀特所指出：“人人都可以看到这部戏剧与小说有着密切的主题关系。”<sup>[11]</sup>

莱昂纳·特里林指出：“对表面上荒唐的戏剧章节的正确理解一定会驱散任何对《曼斯菲尔德庄园》深刻的文化意义的怀疑。”<sup>[12]</sup>尽管无法准确地断定奥斯丁选择《情人的誓言》的具体原因，但从小说与戏剧之间的主题关系可以看出戏剧话题具有文化批评的功能，也正是为了进行文化批评，奥斯丁选择了这样一出戏剧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上演。因此，可以认为：文化批评功能导致了戏剧话题的产生，也是奥斯丁为什么采用嵌入式叙事的真正原因。戏剧话题作为一种叙事，表明了它本身具有目的性。

总之，戏剧话题与《曼》之间有着微妙的叙事关系。对戏剧话题的争论，多数集中在这一事件引发的伦理与道德问题上。笔者认为，《曼》并不是布斯在《小说修辞学》前言中所强调的那种“非说教性小说”（non didactic novel）<sup>[13]</sup>，它既是一部具有说教功能的

哲理小说，又是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作品，奥斯丁对小说叙事的贡献可从戏剧话题中略见一斑。

#### 参考文献：

- [1] 纳博科夫·弗拉基米尔. 文学讲稿[M]. 申慧辉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 [2] 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3] Rosenfeld, Sybil. Jane Austen and Private Theatricals[J]. *Essay and Studies*,1962(15):40.
- [4] Lodge, David. The Vocabulary of Mansfield Park[G]//*Littlewood*,Ed. Jane Austen Critical Assessments. Helm Information Lid,1998:112.
- [5] Gay, Penny. Jane Austen and the Theat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22.
- [6] Starr, G. Gabrielle. Jane Austen and the Theatre, Jane Austen and the Theatre and Recreating Jane Austen[J]. *Wordsworth Circle*,Fall,2002,33(4):161.
- [7] Chattman, Lauren. Actresses at Home and on Stage: Spectacular Domesticity and the Victorian Theatrical Novel[M]//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Novel Corp. Brown University, 1994:75.
- [8] Clarke, Lorrie. Shaftesbury's Art of "Soliloquy" in Mansfield Park[J]. *Persuasions: The Jane Austen Journal*, Annual,2002(24):59.
- [9] Zelicovici, Davora. The inefficacy of Lovers' Vows[G]// *ELM*.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531.
- [10] Nora Nachumi. Seeing double: theatrical spectatorship in Mansfield Park[J]. *Philological Quarterly*, Summer 2001, 80(3):252.
- [11] White, M Ed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Mansfield Park [M]//*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500-1900*. Rice University, 1967:660.
- [12] Trilling, Lionel. In Mansfield Park[G]// *Littlewood*,ed. Jane Austen Critical Assessments. Helm Information Lid, 1998:48.
- [13] Wayne C. Booth. Preface[M]//*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责任编辑 韩云波

## Relationship between Dramatic Topic and Narration in *Mansfield Park*

Liu Xia-m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Abstract:** Jane Austen spends much space dealing with dramatic topic in *Mansfield Park*. Her dramatic topic has multiple functions as narrating the event, carrying out the plot, depicting characters, working out conflicts, and making cultural criticism. By dealing with dramatic topic in a brilliant way, Austen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rrative fiction.

**Key words:** Jane Austen; *Mansfield Park*; dramatic topic; fictional narration